

日暮乡关何处是

——《拂掌大地》中的故土情结

贺金娥

中国的乡村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中国的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与根基，它承载着中国人的身份记忆，记录着自然的流转迁徙，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演变，沿着着中华文明最质朴和纯粹的情感。

土地是乡村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乡村一切事物赖以存在的基础。《圣经》中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流浪者说，土地广博，但只有故乡那一块最好。

历代学者、文人对于故土的研究、书写从来没有缺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游子对故土的眷恋，这种眷恋是一种深入灵魂和骨髓的依恋，是对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故土的认同，是此生无法与自己剥离的“土里土气”的纠缠，是绝望无助时祈求能给予力量的港湾，是想放手一搏时期望能保护自己的盔甲，也是不忍看他没落衰败时的柔软……

对土地的敬畏正像对生命的敬畏一样，对土地的依恋正像对母亲的依恋一样，是每一个在土地上踏实生活过的人所不由自主迸发出

来的情感。

那小俊的《拂掌大地》饱含深情而又小心翼翼地抒写着对故土的敬畏与依恋、悲悯与希望。这种敬畏与依恋、悲悯与希望如雨丝般洒在让礼村的角角落落，洒在这片老天爷注视下的丘陵上；又如游泳池的烟火气般弥散在村东头、村西头……

《拂掌大地》中所融入的深情源自这片厚重土地的滋养。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自孩童时期就能与土地亲密接触，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和游戏观察万物，冥想天地间的玄机和奥秘”，这些经历让他们在成年以后变得平和且有力量。这是来自土地的馈赠。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朝夕相处的农具也有了感情。一切农事都随节令安排，道法自然，安时处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一生都未离开过家乡，一生浩瀚、半生在炕。但这些却并不影响他们从这片土地中所汲取的智慧和根植于内心的敬畏。仁心的医者、蒙尘的药锅、神秘的阴阳先生，甚或在葬礼上吹响的悲凉而

哀伤的龟兹，仿佛都是村人与土地互相守护的见证。

《拂掌大地》字里行间的小翼翼源自对这片厚重土地的悲悯。这种悲悯充满在大民失去的一块地里、在麦绒逃脱的麦子里、在那笔沉重的彩礼中、在陪读父亲的无奈中，甚至倾注在那两棵背井离乡的树和无所依靠而被追捕的狗身上……

土地是万物之源头、万物之本，起点与归宿同在。村人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就会像在暗夜中的大海上航行的水手失去灯塔一样。他们无所依靠、惊慌失措，恍惚惚甚至因此丢了性命。

好在漫长的高原之冬终将过去。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也终于在《拂掌大地》中看到历经苦难之后的让礼村又充满希望、蓬勃发展起来。曾经依赖故土坚实的滋养而成长起来的人们热烈地回馈着这片故土。那辆承载着父辈希望的飞鸽牌自行车，也载着少年的梦想，让他到达更远

的地方，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在远处凝望故土，“日暮乡关何处是”啊，他细细地揣摩着故土的人和事，任何一个来自家乡的求助都是他的牵挂，报答故土养育恩情的举动不仅仅体现在义务为村民修建的文化广场里，更是在日日夜夜的持续关注和孜孜不倦地书写中。

虽然遗憾未能在《拂掌大地》甫一出版就有幸读到，但庆幸未曾错过。读完《拂掌大地》，掩卷沉思，回味无穷，意犹未尽。冷静而又不失温情的叙述，留给人沉思的空间；富有韵律且充满哲思的语言，蕴含着让人清醒的力量。作品采用的正、反、合体例也让人耳目一新，将西方哲学烦琐深奥的论证方法转化为朴素简单的叙述方式，仿佛能清晰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满怀敬意、疼痛撕扯乃至深切的期盼……

笔端所至，穿越山海；拂掌大地，致敬故乡。愿我们每个人终能将能以故乡作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和身心安稳的归宿。

作者系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一棵枣树的守望

魏安双砾

从我记事起，我就立在西蒋村的土地上了。这里有无比热烈的阳光，因为风沙而显得迷蒙空旷的山色，地下水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灞河在其间流淌。男人女人们与我一同立在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吸收着土地的营养，皮肤也变成了土地的颜色。

作为一棵枣树，我是我众多同类中不起眼的那个，由于根系发育不完善，我很难从砂石遍地的山坡上汲取水分与养料，所以我的树枝又细又小，叶片稀疏而干瘪。陈忠实也是西蒋村人里不起眼的那个。那时候他大约十几岁，还在读中学，他的身形和我一样瘦弱，从他的面容中其实很难提取出有什么能与“英俊”相关的：西蒋村人常有的不白皙的皮肤，牛鼻子，方额角，时单时双的眼皮……但他总是静静的，这份沉静将他和同龄的孩子们区分开。他总是静静地捧着一本书坐在灞河的河岸上，有时阅读，但更多的则是发呆。洗衣服的女人经过，看到他只是盯着河边的草叶目不转睛，总会叹口气摇摇头：“你看这娃！”玩水的孩子们经过，趁他不注意朝他泼水，他总是紧张地护住手里的书，向他们嚷着：“去！一边去！”玩闹的孩童嬉笑着四散奔逃，夕阳西下，灞河水被晚霞染红，在黄昏与夜色的交界处，陈忠实望着他们奔跑的背影，缓缓地露出笑容。

我是被陈忠实亲手移栽到他院子里的。当时他已经从瘦弱的少年变成了健壮的青年，但我还是一棵单薄的树。没有繁茂的枝叶，炽烈的阳光直射下来，我只能聚起一片小小的树荫来防止下面的土地被晒得滚烫。我时常感觉西蒋村就是宇宙的中心，这里孕育了一切我已知的物种和生命，灞河水奔流不息，那些看到新生婴儿而绽放出的笑容和祝福，那些在白色灵堂前迸发的悲痛哭声和眼泪，我在这里见证了生命的诞生和死亡，所有都是生于此、长于此，又埋葬于此。那个喜欢

读书的少年后来成了受村民尊敬的小学老师。在他移栽我之前，有些孩子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充满智慧的陈老师要把这样一棵枣树带回家去。作为一棵枣树，我没有任何一棵枣树的特征。但陈忠实只是认真打量着我，用布满厚实的茧的大手抚摸我同样粗糙干燥的外皮。他说：“都会不一样的，我们都会不一样的。”他和那些叽里呱啦的聒噪的孩子们约定好，以后这棵树一定会结出枣来，到时候他家里就有全村最好的枣树，就能请大家吃最甜的枣。

窗前过马，春去秋来，二十多年过去了，陈忠实被调去作协工作，他成了一名作家，写出了不少值得骄傲的作品。比起之前文学在他身上的星星闪光，现如今他将这份闪光变成了能够变现的温饱。村里的人都很羡慕他可以进城去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他大多数时候仍然坐在小屋的木桌前，盯着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脑中纵横在各种故事之间。他为我修剪枯槁的枝丫，为我改善脚下的土壤，我也渐渐变得高大，生出很多叶子，能够在盛夏酷烈的日光中为他投下一片乘凉的绿荫。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也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有人逢年过节拜访他时，进院门后看见我，会惊异道：“这还是之前那棵小枣树吗？怎么长这么大了！”陈忠实听到之后很高兴，拉过学生的手，和他们聊起各自的生活。

我逐渐枝繁叶茂，但暮春里的黄绿色花朵始终不能成为青涩的果子。陈忠实只是笑盈盈看着在花朵之间飞舞的蜜蜂、蝴蝶，他有时会用手剥掉我干枯的树皮，然后轻轻地说：“我们都要耐得住寂寞，才能结出果子来。”我当时觉得他很奇怪，作为人怎么能结出果子，后面也渐渐明白，他说的果子其实就是他的文章。他进入作协工作后，虽然一直有作品产出，但他始终觉得还差了一点，这一点是什

么，当时除了他，大概谁也不知道。他变得更加沉默，大多数时候他都待在家里将房门紧闭，在桌前写作的也越来越长。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有时会到地下室去，到了晚上，星星满天，他会坐在院子里吃西瓜，摇扇子驱赶蚊虫。初秋的雨一连下了十几天，空气湿润，也带有一丝寒意。我总是细细端详他认真书写时的样子，看到他额头上的纹路和不再浓密的发顶，我发现他已经不再是独自就能将我栽下的青年了，但他的手依旧布满厚实的茧，他的眼中依旧流淌着土地的温度。一天早上，他打开屋门，取出自己厚厚的手稿交给朋友们翻阅。我望着他，他的眼睛里似乎含了一层薄薄的泪，手中的雪茄只是缓缓燃着，他并不去吸。他刚刚完成的作品，就是将他缺失的那一点补齐的《白鹿原》。那年我也终于结出果子来。

陈忠实的工作越来越忙，但他仍旧定期回来给我修剪多余的树枝。他待人一向宽和重信，我结出的枣越来越甜，他将枣分给从前的学生，这距离他和学生们许诺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小院里一片热闹，他笑盈盈看着吃枣的人们。他会把好朋友都叫到家里做客，给他们分享我结出的果实。有的人要去打枣，他还不愿意，和他说：“别给我都打完了，我还有下一拨朋友呢！”我见过很多心事重重、笑意不达眼底的人，所以每次见到陈忠实的脸都觉得可贵，每一分每一毫的情绪都是真实的。他与朋友们欢笑，一起谈天说地的畅快都是他内心愉悦的直接投射，他对乡土的热爱更是在他文章末尾具有土地味道的落款以及他满足的神色中体现。

陈忠实的身体渐渐衰弱下去，冬天的雪不曾在他的发间融化，他偶尔回家看看，每一次见到他都更加消瘦。他生病了，很少说话，只能和人用纸笔交流，我心里替他可惜。

最后一次见到陈忠实时他又成了那个

健壮的青年，我看见远方搭起了白色灵堂。他从前吊唁的人中穿过，走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走过人潮奔涌的天桥，回到了西蒋村，回到了这个小院子里，最后靠在我的身上。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对话，但我们之间并未觉得不妥。我问他：“你累了吗？”“我不累，我现在什么病也不会有了。”他望着自己流泪的妻子说，“如果她能知道我在就好了。”我沉默，感到有些悲伤。陈忠实拍了拍我的树干，就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不过他的手并没有从我的躯体中穿过。他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要把你栽在院子里吗？那么多人人都觉得你太细小。”我摇摇头，树叶晃动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接着说：“可能我们是相像的，同样不起眼，但如果不试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小时候觉得可能世界最大就是西蒋村那么大，再大又能大到什么地方呢？人们不都是一样的，怎么能不吃馍和面的人呢？但我看了书，发现外面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我想写东西来让外面的人知道，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他接着就去口袋里摸烟，但是没摸到，他便摘下几片我的叶子塞进嘴里。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样，他微笑着告诉我：“我现在已经完全自由了，没有疾病，没有工作，我也不会疲劳，所以我想在人间多走一走看一看，写下更多和土地相关的故事，不过可能读者就只有我自己了。”太阳逐渐落下，他的容貌也渐渐模糊，但是眼神依旧犀利，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他说：“我的旅途马上就要开始了，枣树，你也要保重自己。”

和陈忠实道别后，我望着远方前来吊唁的人群，尽管日头西下，灵堂前还是挤满了崇敬他的人，他们身上有多少故事是要讲给陈忠实听的呢？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学生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稿酬。
3. 编辑有权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
4. 本报拒绝抄袭，尊重原创，如有著作权引起的纠纷，由作者自负。